

战后关东的日本遗孤

文 / 刘国强

1906年，日本人腾新平在大连魏家屯尝试着向中国“移民”，在中国“开创”第一个移民村“爱川村”。1936年，日本内阁正式对外宣布，把向中国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日本拓务省制订了《20年百万户送出计划》。计划称：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约占日本农业人口的1/4，占中国东北预计总人口的1/4，进而实现对中国东北的统治，逐渐把中国东北圈进日本版图。至日本战败，已向中国东北派“开拓团”移民200多个，移民总数已达150万人。一纸“日皇投降书”，把侵略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把无辜的日本平民送上祭台。

1945年8月14日，战败的消息传来，毫无准备的“开拓团”成员顿时蜂巢“炸营”一样，这些以妇女儿童（男人都已充军）为主的“杂牌军”

仅仅走了几百甚至数十里，悲剧便接二连三的发生，绝望的人们或被逼，或自愿，

他杀或自杀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惶惶逃命中，孩子是最大的困难，于是，她们路过的山岗、田野、路边，到处都有被遗弃的孩子。

2004年10月22日上午，我来到著名的“红部”遗址——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兴村。这里当年曾是“开拓团”团部。历经60载时光变迁，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红部”的迹象。当地朋友领我走进一所普通民居，指着早已融入此地乡村建筑风格的房子说：“这就是

‘红部’的老房子。”我没看出任何异样，但我信。时间可以涂改一切。

1945年秋冬时期，这里曾聚集1万多日本难民。许多日本母亲见到中国人就推过身边的孩子：“求求你，把孩子领走吧？”“行行好吧，救这孩子一命吧？”这个小村，死了5000多日本难民。

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在北国冰城，在江城丹东，在煤都抚顺，在科尔沁大草原，在中国东北数十个县乡，

在东北这片沃土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使中国平民饱受蹂躏，也把无辜的日本平民送上祭台。



当年收养战争孤儿的中国妈妈如今已容颜苍老

就连茫茫无际的大兴安岭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都曾有过流浪的日本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善良的中国妈妈还没来得及修补战争创伤，就向她们伸出了救援之手——4500多孤儿被中国妈妈收养。4500多个孩子引来4500多个中国妈妈，进入4500多个家庭——可谁能想到，这些中国妈妈中有的丈夫被日本人杀害，有的亲骨肉丧关东军之手，有的自己曾遭受日本警察凌辱死里逃生——然而，她们却收养了“敌人”的孩子！这些战争弃儿在中国妈妈家里享受了胜似亲儿的待遇。他们也与中国妈妈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在我采访的孤儿中，有70多人跟中国妈妈和兄弟姐妹们融为一体，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当妈妈揭开他们的身世之谜，他们哭了。

盐原初美是日本长野县盐尻市人。她一家在日本本来有一个稳定和美的生活，父亲盐原贡的工作不错。但日本政府发动的那场战争毁了这一切。他们一家被迫来到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

1945年，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她一家同无数在中国的妇女儿童一样，成为战争的牺牲品。那个残酷的秋天，她母亲（父亲充军）带着小姨和不满三岁的她随着人流逃到长春，准备经通化、朝鲜回国。但当时母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

并怀有身孕，她们没有挤上回日本的车，而是进了当时设在长春客车厂的难民营。

后来小姨告诉她，有许多日本妇女和儿童自杀身亡，许多人得病冻饿而死。许多日本母亲为了救孩子一条命，求中国人将她们的孩子领走。在她们三人就要饿死时，一位在饭店上灶的赵师傅，经常把饭店里的剩饭剩菜偷偷地拿给她们吃，这使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生存的她们感到一丝温暖。

不久，盐原初美的母亲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之后的第七天她就死去了。那时，盐原初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和淋巴腺结核病菌，下巴下边淌脓不止。

母亲死后，小姨喂养盐原初美。但

当时只有17岁的小姨自己尚且不知如何度日，小姨狠了狠心，找到赵师傅，托他把盐原初美送给一对中国夫妇。

盐原初美的养父杜凤山是长春市铸锅厂的电工，养母于世芳是家庭妇女。他们把垂危的盐原初美抱回家，给她取名杜冬梅。现已六十多岁的盐原初美回忆往事时说：“我是爸爸、妈

在那个特殊时刻，在北国冰城、江城丹东、煤都抚顺、科尔沁大草原，在中国东北数十个县乡甚至茫茫无际的大兴安岭，都曾有过流浪的日本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善良的中国妈妈还没来得及修补战争创伤，就向她们伸出了救援之手——4500多孤儿被中国妈妈收养。

妈的冬梅，他们把我捧在手里怕冻着，含在嘴里怕化了。”

在她的记忆中，爸爸1.80米的个



在战后，善良的中国人收养了日本四千多的战争孤儿，养育这些孤儿们的依然是东北热土上的粮食。



盐原初美和她的中国养母

头儿，高高大大的，永远穿着一身劳动服，戴着工人帽。爸爸是山东人，脾气不好，张口就骂人。从孩童到中年，冬梅见过爸爸无数次发脾气，骂过他的同事，他的妻子，但却从来没有骂过冬梅。如此“专制”的爸爸，却专“听”女儿的话。女儿一说话，他的气就消了。因此，遇有爸爸发脾气骂妈妈时，只要冬梅出面劝解，立刻“化干戈为玉帛”。

方正县原“红部”不远处炮台山西北麓的“中日友好园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公墓，由三个墓组成：方正县5000多名日本死难者公墓、“麻山事件”500死难者公墓、日本遗孤远腾勇为中国养父母修建的公墓。

妈妈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妇女，性格温顺、善良，特别能干，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冬梅来后，她把一生的爱都给了冬梅。杜冬梅从小一直有病，从她三岁那年来到杜家起一直到十几岁，杜家这对夫妇就与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冬梅八岁那年进了长春市西三马路小学上学，成了那一片居民区中最娇气的孩子。同学们都很羡慕她——妈妈爸爸对她太好啦！没人会想到她竟是个日本孩子！

1961年，冬梅考上了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这让大字不识一个的爸爸、妈妈高兴得几夜没有睡好觉。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小病孩考上了大学，他们多么激动啊！他们倾尽所有为冬梅准备了上学用品。

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每个城镇人口每月仅有半公斤细粮，爸爸、妈妈舍不得吃。他们怕冬梅吃不惯学校的饭菜，每隔几天，妈妈就用一只小保温瓶提着大米绿豆粥、玉米面饼子送到学校。妈妈还把玉米面炒了拌上糖当油茶面，用开水冲了给她喝。同学们羡慕地看着已是大学生的冬梅跟妈妈撒娇。有一次冬梅发高烧，妈妈竟一天三次拎着药瓶给她送来熬好的汤药。

1945年8月14日中午时分，贝召洋二率领的哈达河开拓团行至麻山“西大坡”，“先头部队”发现前边有苏联红军。按照事先“预订”的方案，突然掉过枪口疯狂地向妇女儿童们开枪、扔手榴弹。几个青年学生急忙冲出树

林，向贝召洋二报告。贝召洋二大声喊着要效忠天皇，宁死不当俘虏，命令全体“自决”。于是，宁静的“西大坡”，枪击声手榴弹声和人们哭嚎之声响成一片……

望着同胞漫山的尸体，贝召洋二面朝东方遥拜，“扑通”一声跪下，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猛地提起手枪，把乌黑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饮弹自杀。

副团长上野胜和等也纷纷效仿。

这时，一位医生大喊：“还是生命

重要，大家快逃命吧！”

“砰”的一声，一个飞弹击中了医生。医生回头看射杀他的人，笑笑。他的手，还向前指着。

他这一指，有200多人侥幸逃生。

2004年年底，我寻访了“麻山”。时间淹没了一切。当年不大的小屯，房屋如挤挤挨挨的贝壳，已把一大面山坡铺满了！我们的车在蜿蜒的路上拐来拐去，夕阳西下，坡上那些高低错落的白墙红瓦房子在四周暗灰色的背景衬托下格外生动。车子继续西行，在一片看不出有任何异样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麻山事件”原址。有碑为证。这是一个半米高、宽不盈尺的石碑。碑上竖刻了八个红字：“永世不忘养育之恩”，落款是“日本驻鸡西哈达河开拓团”。我知道，在500多具尸体中，有7人侥幸在蚊虫、饥饿、野兽的威胁中活下来，被中国妈妈救活。这个碑就出于7人之手。

方正县原“红部”不远处炮台山西北麓的“中日友好园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公墓，由三个墓组成：方正县5000多名日本死难者公墓、“麻山事件”500死难者公墓、日本遗孤远腾勇为中国养父母修建的公墓。我说“绝无仅有”并不夸张。当年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把中国老百姓赶到石头成堆、水质不好、野兽出没的山里去，把这里大片肥田沃土“分给”开拓团民。可中国人却以博大的胸襟，不计前嫌，不忍把当年“敌人”的骨骼弃之野外，建议给这些人修个公墓。经过层层请示，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才有了这个“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还有一个白色的造型呈双手合十状的和平友好纪念碑——祈求永远和平。纪念碑左右两侧的衬壁上各嵌四

字：“中日友好，世界和平。”

而在日本长野县盐原家族的墓碑上，刻着盐原初美的名字，所有的日本亲人都以为盐原初美已经死了。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后，回到日本的小姨找到盐原初美的父亲，想到中国寻找盐原初美，但盐原初美的父亲没有同意。

盐原初美真正知道自己是日本人是在1979年，那一年丈夫林荣要入党，调查中，在档案里发现她是日本遗孤。盐原初美按档案上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赵师傅，要来小姨的地址，给小姨写了信。不久，她就接到了父亲的来信。1980年10月，盐原初美带着孩子回日本探亲。

“二战”结束后，盐原初美的父亲从西伯利亚回到了日本，组建了一个建筑会社，家境比较富有，娶了一个

比他小17岁的女人为妻。盐原初美回到自己的祖国，但父亲对她不热情，继母对她和孩子十分疏远。

回想在中国的日子，她的心里难受极了。在那条小河旁，留下她多少美好的记忆啊！冬梅不爱在那里待了，爸爸就给她抓小鱼，抓蜻蜓，抓蝴蝶。有时候还领她看蚂蚁搬家，给她编蝈蝈笼子呢！总之，爸爸千方百计让她在河边多待一待，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有利于治她的肺病。

黑龙江省桦南县半截河村。

这里的日本开拓团曾经“星罗棋布”。在史典上留下名声的“千振”、“弥荣”等大规模的开拓团本部也离此很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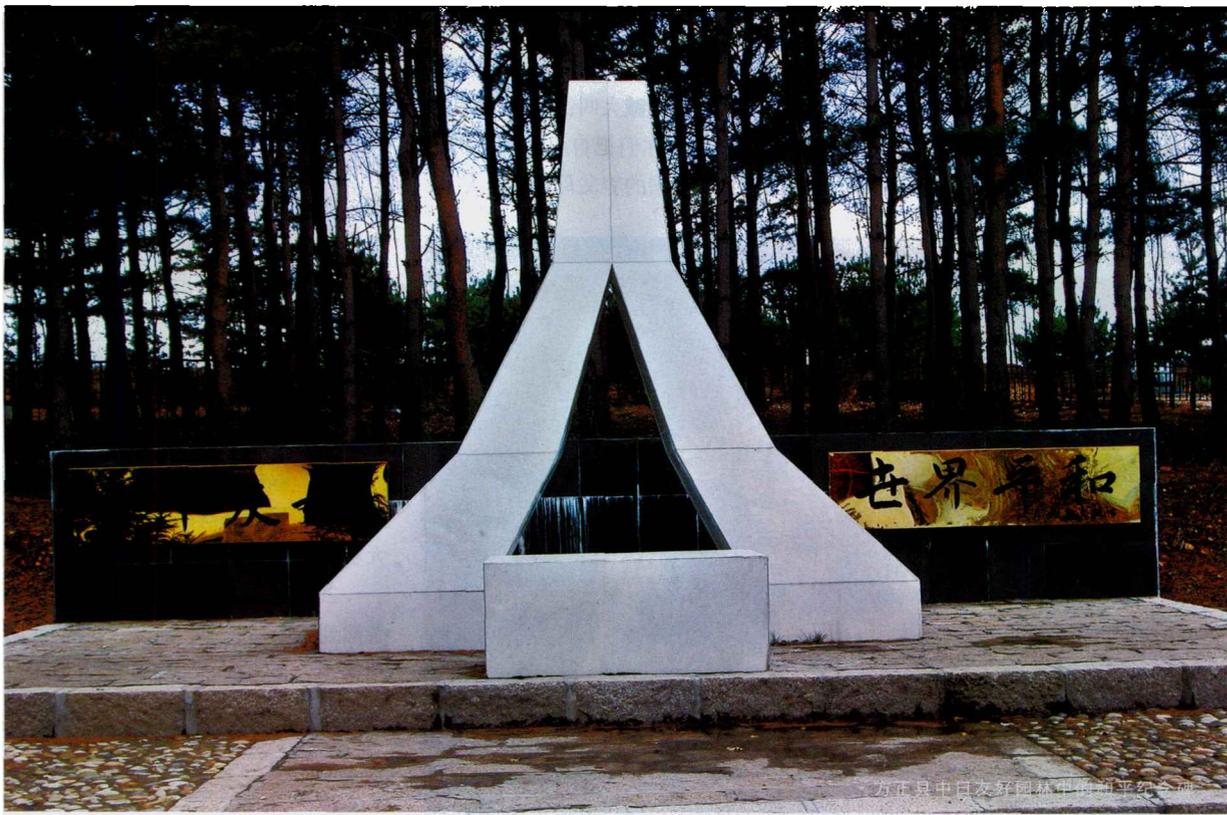
然而，1945年秋天，这里也是日本妇女儿童的重灾区，自杀者无数。大批大批的妇女儿童，拖着疲惫的身子，

蹒跚前行，到处都弥漫着绝望气息。她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半截河村，企望从这里取道依兰，再设法绕道回国。那时她们还不知道依兰的难民，也同她们一样，怀揣着一线希望，踏上另一条不归路。

她们还算幸运，没碰上贝召洋二那样杀害自己同胞的刽子手；她们九死一生，是刽子手屠刀、子弹下的“漏网之鱼”。

路边，不时出现几个同情她们的中国妇女，发出声声叹息。一位善良的中国母亲手捧两个刚刚从火盆里扒出来的热乎地瓜，送给一个饿晕了的日本孩子。走路东倒西歪的母亲竟为这两个地瓜，“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给中国母亲磕头。

2004年10月24日上午，我来到了依兰县沙河子村。这里原先是日本人



开的码头，现在叫沙河子港务局。现在的港口很小，只有几个陈旧的二层小楼。

当年，这里却是一个“繁华”的码头。大量的中国木材、煤炭等资源，就是从这里装船，顺松花江而下，经铁路，成为关东军给养，或辗转驶入大

那些日子里盐原初美一趟趟跑出入国管理局，疯了一样对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你们有良心吗！在战争中你们把自己的孩子扔到中国不管，中国的养父母把我养大了，你们却让我不要他们！我的养父母不缺钱，他们需要照顾，需要亲情！”

海，运抵远隔大洋的岛国。同时，它还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的“军需码头”。它离裕綫河煤矿仅25华里。

盐原初美刚回国时很难，他们全家人都不懂日语。在中国，丈夫是长春市交通局干部，盐原初美是宽城区医院的医生。但到了日本，由于不懂日语，他们很难找到工作。虽然日本医院需要盐原初美这样有经验的医生，但她没有日本文凭，不能做医生。盐原

初美和丈夫、孩子制定了学日语的计划，她本人也想上日本的针灸学校。当他们决定接两位老人来日本时，这些计划就全被打乱了。他们必须全家出动打工挣钱，才能攒下接老人来日本的路费。

在那些日子里，盐原初美和丈夫、孩子每天早晨6点钟就从家走出来，晚上12点钟才能回家，他们到饭店洗碗、包饺子、干过许多种粗笨的体力活。他们攒够了100万日元，就开始给

两个老人办理来日本的手续了。

盐原初美来日本外务省的出入国管理局，但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明确地对她说：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母不能来日本，但日本政府可以给他们一笔钱。

在那些日子里，盐原初美一趟趟跑出入国管理局，像疯了一样对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你们有良心吗！在战争中你们把自己的孩子扔到中国不管，中国的养父母把我养大了，



你们却让我不要他们！我的养父母不缺钱，他们需要照顾，需要亲情！”

盐原初美对中国养父母的亲情感动了日本出入国管理局的官员，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偷偷地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把养父母按探亲程序办进日本，等养父母来日本三个月后，她又在出入国管理局的帮助下为其办理了在日本定居手续。

许多年过去了，说起养父的死，盐原初美仍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说：“我觉得最对不起养父的是让他死在了日本。中国人是讲叶落归根的。养父死的时候，他跟前面没有一个中国亲人。”当她听说在中国长春可以买到墓地，决定把养父的骨灰葬在他的故乡。

2003年8月24日，盐原初美在长春朝阳沟给养父买了一块4.6平方米的墓地。下葬那天，养父的侄子、丈夫家的亲戚都来了。当骨灰入土、鲜花摆在养父的墓碑时，盐原初美放声大哭。

2004年10月，盐原初美和丈夫于荣回到了中国长春。她说：“我这次回到中国，不再回日本了。我回中国只有一件事，专心孝敬母亲！”

面对平静的土地，谁会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集体“自决”？

